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
61.6/t cc619
28408

"第六交响曲"——是柴科夫斯基的最後一部交响曲. 1893 年 10 月 16 日由作者在彼得堡親自指揮了它的初次演出. 可是十天以後即 10 月 24 日到 25 日的夜間,柴科夫斯基就逝世了.

在"第六交响曲"的創作以前已經產生了一系列的創作構思. 这些構思証明在新的交响曲作品裏、作曲家就像在他以前的交响曲裏一样、力求提出重大的問題,特别是人与周圍現实的問題(保存下來的有兩个已經構思好, 沒有被採用的"最初"的"第六交响曲"的草稿). 其中之一,作者曾經名为"人生"交响曲. 这个作品的标題是我們得到了这些手稿以後才恢復的. 它是以人生主要的幾个階段——青春,爱情, 積極的工作, 克服一切困难

以及……無情的死亡为主題的．作者在这部交响曲的最末樂章的主題旁边注有“前進，前進”的字样，这是很値得注目的表徵．在被毁掉的第二个交响曲裏有这样的标題性的字样：“動机：为什麽？为什麽？为什麽呢？……这就是全部交响曲的基礎和主要的思想”．

这些創作構思很清楚地說明了这个未來的交响曲的标題性．另外一點，也是很淸楚的，卽：作曲家想在这个作品裏把与四周生活有联系的，深深激動他的那些思想和感情反映出來．

他在 1893 年 2 月給他的外甥達維多夫的信裏寫过：“在旅行的時候在我腦中出現了一个念头……这一次的交响曲是有标題的，但是什麽样的标題，对於大家說來还是一个謎，讓他們去猜吧！因此也就把它叫做‘标題交响樂’……在这次旅行中，常常当我在構思的時候，我竟痛哭起來……”．

作曲家旅行回來的時候，交响曲的草稿差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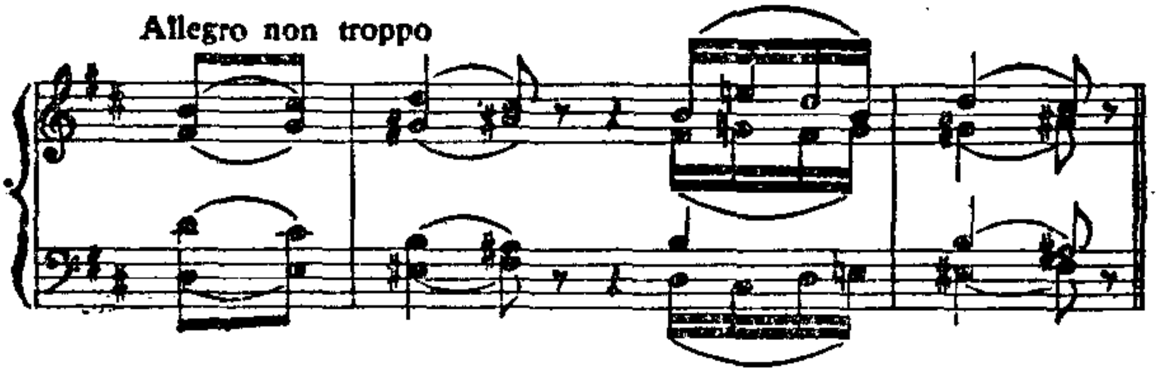
多全部已經完成了，完整的交响曲是1893年8月完成的。“我確实認为它是我所有的作品中最好的一个，尤其是“最眞摯”的一个。我从來沒有爱过我的其他的音樂作品像爱它这样的深……”——作曲者意味深長地說道。

“第六(悲壯)交响曲”——是一个莊嚴宏偉的哲学構思，也是柴科夫斯基交响樂作品的最高頂點。在这裏，以撼人的現实主义的力量体現了悲哀和不安的情緒，这情緒随着作品內容發展逐漸增長達到眞正戲剧性的悲壯情緒的程度。同時在“第六交响曲”(这偉大俄罗斯音樂家的“天鵝之歌”)裏比起其它任何的作品更含有强烈的生命力和对於生活的渴望……由於这部交响曲思想特別完整，所以在这部作品裏思想和感情達到了高度的集中，表現了交响曲發展的光輝的技巧和鮮明的对比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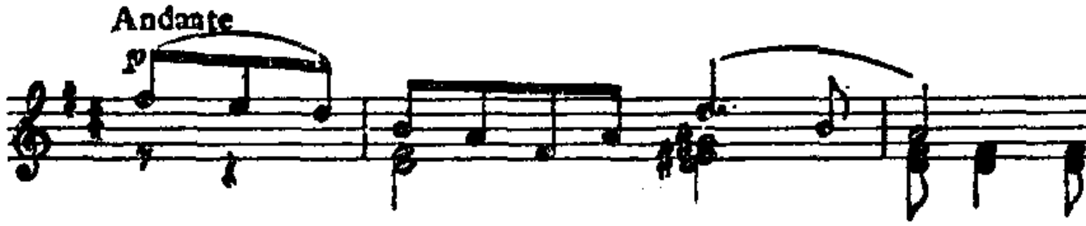
* * *

交响曲以不長的引子開始：在樂隊的低音區

中產生了前奏的“爬行”的陰暗的動机．这動机稍加改变，添上了更活躍有机的特性，因此成了第一樂章的基本主題：



它的运動逐漸擴展而達到了它的高潮，主題好像是溶化在弦樂伴奏的不安定的節奏裏．接着就出現了第二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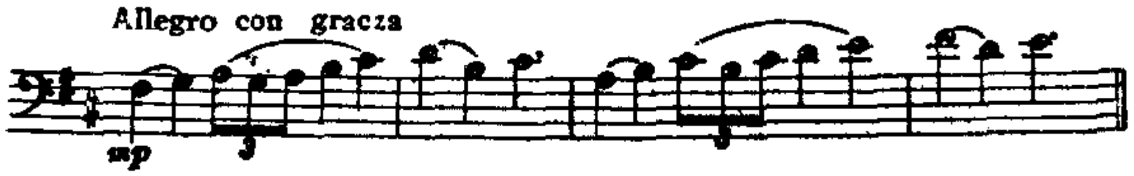


它的眞摯和安謐正和不安顫動的第一主題形成对比．

第一樂章的雄偉的中段幾乎完全是建築在第一主題的展開上．它从樂隊的一个声部跳到另一个声部時，造成了从悲壯的熱情到痛心的苦悶情

調上的千变万化．在情緒最緊張的一刹那，長号奏出了追悼的祈禱：“神聖的安息”——死亡的動机．跟着又是一个根据主要主題發展出來的不安的戲剧性的音樂浪花．隨後又出現了抒情的主題：它的运用，尤其在結尾部分帶有悲哀憂鬱的性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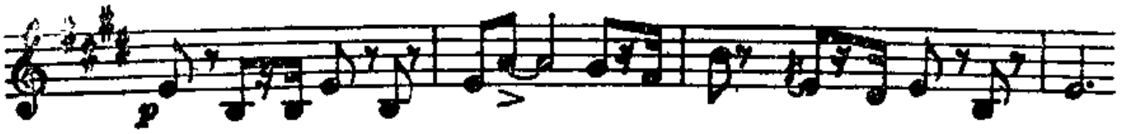
交响曲的第二樂章——是五拍子的圓舞曲．这一樂章也与柴科夫斯基其它的交响曲的第二樂章一样，描寫了幻想的境界，描寫了渴望而遙远的幸福的世界：



中間的段落好像帶有一种凄凉呻吟的音調（二度），使我們回憶起第一樂章的基本悲剧的形象．

第三樂章——諧謔進行曲，据作者自己說是一种“凱旋狂欢式的進行曲”．在这个樂章裏作曲家把輕巧优美的諧謔曲同進行曲的坚强的步調用驚人的技巧結合在一起．諧謔曲由弦樂奏出柔和

的瑟瑟声開始. 在这个背景上出現了未來的進行曲的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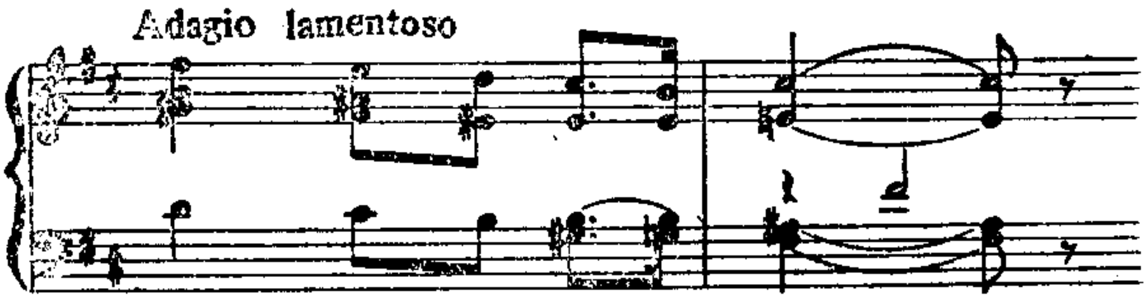
这个主題的声音当時还是很纖弱的. 但就在从一組樂器轉到另外一組樂器的時候進行曲的因素便愈來愈增長了, 它的步調愈來愈雄壯了.

在这一樂章的末尾, 銅管樂有条不紊地彼此呼应着, 進行曲的主要主題吹奏得特別有力而且富於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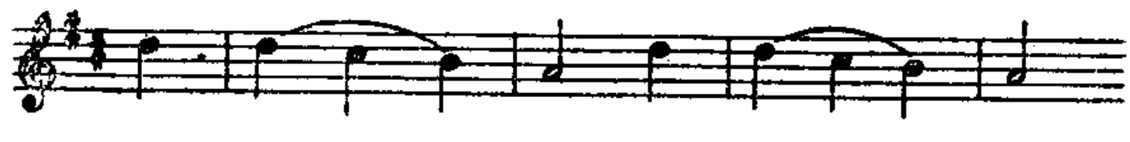
第三樂章以後, 好像是充滿了强有力的生命力, 緊跟着是交响曲最後的第四樂章. 它的構造和第一樂章相似; 在这裏, 也像在第一樂章裏一样有独立的抒情的段落. 但第一樂章的抒情段落是有戲剧性積極的形象來和它並置, 而在末樂章裏却已經沒有鬥爭了. 末樂章的兩个主要主題差不多有同样的情緒: 都充滿了悲哀和痛苦. “第六交响曲”末樂章的緩慢進行, 是柴科夫斯基以前所有

交响樂作品裏面唯一的例子，这决不是偶然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是作品的內容决定了它的形式：为了內容的關係，作曲家很勇敢的克服了傳統的音樂公式.

最末樂章的基本主題表現了失望的戲劇性的形象：



在它發展的过程中出現了克服悲哀的企圖，但是顯而易見这种企圖是毫無希望的. 中段好像是一些明朗形象的模糊的回憶：



以後这曲調漸漸地活潑起來了，達到了它的頂點，但是以後又呈作痙攣似的断然的急驟下降. 一些戲劇性的宣叙調把發展引向再現部，在这裏

主要的主題更富於悲剧性. 銅管樂器的“哀悼”的讚美歌式的和弦終結了这个主題的最後的“呼吸”.

交响曲以悲慘的情緒結束了. 虽然它的末樂章是悲哀的, 然而全部作品不能說是悲观主义的, 因为一直到交响曲的結尾, 作曲家表現了这样鮮明的生活形象, 流露出人們的如此熱烈而奔放的感情, 因此对於人生和人生的巨大的生命力的信心仍然是这部古典的俄罗斯交响樂作品的基本要素.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第六交响曲”才是千百万人們所喜爱的作品. 偉大的列寧就是喜爱这个作品的听众之一. 他在給姆・烏里揚諾瓦的信裏寫道: “不久以前我們听到了今年冬天的第一个好音樂会, 大家都很滿意——特別是柴科夫斯基的最後一部交响曲……”

柴科夫斯基“第六交响曲”也如同其他俄罗斯藝術的偉大的創作一样, 在自己的作品裏体現作

着个人所体験的内心境界的時候，同時也就体現了全体人民的思想和感情，它不僅僅是作曲者的“灵魂的懺悔”——在这部作品裏眞实地反映了“沉滯時期”的黑暗時代、俄罗斯知識分子廣泛階層中的惶恐不安的情緒．这就是它的偉大的現实主义的力量以及不朽的歷史意义，这就是它得以在我們偉大的社会主义——共產主义時代能够受到廣泛欢迎的主要的原因之一．